

胡介祉《随园闻见录》的文献价值

周 洪 才

—

《随园闻见录》一书,《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》、《清史稿艺文志拾遗》、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》及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、《中国丛书综录》、《中国丛书广录》、《中南、西南地区省、市图书馆馆藏古籍稿本提要(附抄本联合目录)》、《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全目录》台湾《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》(增订二版)、《台湾公藏普通本线装书目书名索引》等俱无著录,李春光《清代名人轶事辑览》搜罗包括清人著述数百种,也不及载,足见其书之罕见。

此书凡四卷二册,清道光二年(1822)寄闲斋木活字本,半叶七行、行十六字,偶有十八字者,字体肥瘦大小、著墨浓淡、以至鱼尾大小形状皆不一,卷一前十六叶有句逗,他处皆无,白口单边,内有墨钉,卷一第十九叶、二十叶,卷三第三、四叶,卷四第十七叶有格,他处皆无,书内不避清讳,记事下至康熙六十一年,然无序跋目录,不知是否仅此四卷?封皮、题下也不署作者姓名。笔者2003年8月于济南张姓书商处,一次购得此书与袁枚《小仓山房文集》、《随园续同人集》残帙等,起初以为是清袁枚佚著,后细读其文,见卷三第十六叶有“尚书(王阮亭士禛)亲为余说”之语,与事实不符。考王士禛清康熙五十年(1711)年已卒,袁枚康熙五十五年

(1716)才生,二人无缘谋面。又卷四首条云:“柏乡相国魏公兄弟三人与先少保、仲、季两叔父三次同年。先少保与相国公裔介同登顺治丙戌会试,仲叔父振音公兆麟与大令公裔讷同登顺治甲午乡试,季叔父翮羽公兆凤与太守公裔恂同登顺治丁酉乡试。”据姚鼐《惜抱轩文集》卷十三《袁随园君墓志铭》,枚“祖讳錡,考讳滨,叔父鸿,皆以贫游幕四方”,其名非“兆某”,且出身均较一般。另外,此书卷二第九叶有“门人刘学使凡”、第十叶有“友人常熟徐兰字芝仙”。按,刘凡,康熙十五年进士;徐兰工诗,王士禛、万斯同、姜宸英、汪灏为序诗集,二人皆早于袁枚,时间也颇不合。经深入考索,仔细排查,认定胡介祉为本书作者。

胡介祉(1659—1722后),字茨村,号循斋,浙江山阴(今绍兴)人,顺天府大兴籍(今北京。按,清叶昌炽《藏书纪事诗》云“宛平籍”,未确)。康熙二十九年分守河东道,历官河南按察使,康熙三十四年罢官。据计东《胡宛委先生兆龙传》^①记载:介祉为宋资政殿学士胡铨二十一世孙,曾祖、祖俱宦游京师,因家焉。父兆龙(1627—1663),字子袞,号宛委,官至礼、吏二部尚书、文渊阁学士,加太子少保。核以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》,正为顺治三年丙戌科二甲二十一名进士,与魏裔介同科,其他记载亦皆相符合,故此为胡介祉书无疑。介祉生平,不见于正史、碑传,所以各书记述不无异同,甚至将其父子两人混为一谈,如谢国桢《增订晚明史籍考》^②《明季新乐府》条,即称“茨村,名兆龙,字予袞,顺天籍,山阴人,清顺治丙戌科十四名进士”,不仅张冠李戴,兆龙字与科第名次也误记。

介祉父兆龙早岁腾达,英年早逝,其著述仅有《息游堂诗集》十卷传世。著述虽少,却“精洁不可删”(计东《胡宛委先生兆龙传》语)。介祉工诗文、善曲谱,而不轻作,考其著述,本书之外,计有:《谷园诗集》八卷、《天中咏古诗》一卷,康熙三十三年精刻本,《贩书偶记》著录;《谷园文抄》十卷,稿本,国家图书馆藏;《茨村

《咏史新乐府》二卷附录一卷，清郭氏学种花庄刻本，清华大学图书馆藏；《咏史新乐府》一卷，清抄本，国家图书馆藏；《谷园集》一卷，清康熙刻《百名家诗抄》本，国家图书馆藏；《谷园印谱》四卷，清康熙二十五年刻铃印本（又一本，六卷，亦康熙二十五年刻铃印本），上海图书馆等藏，皆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。《谷园续集》二卷，清康熙间刻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，《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》著录；《随园诗集》一卷，原稿本，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著录；《广陵仙》（辑存佚曲四支），《明清传奇钩沉》本（王国维《曲录》卷五据《传奇汇考》不著卷数，但题“一本”）；又有《随园曲谱》，《曲录》卷六据《南词定律序》著录，未见传本。

根据此书内记有康熙六十一年事判断，《随园闻见录》应为作者晚年所完成。书中所记，范围甚广，上至皇上出巡、国家建制，下到地方古迹名胜、风俗民情，以及灾异趣闻（科考、节孝、时令、气候、僧道、器玩、名号、鸟兽、医方、社会等），无所不有，汉晋隋唐五代、宋金元明清，无所不包。所记明末清初诸事，最具史料价值。观其所录各事，除少量元明以前轶事采自载籍外，绝大部分为作者亲闻亲见，如其所述王世贞、史可法、李三才、朱国祯、鹿善继、叶向高、朱希忠、李材、侯钺、周忱、王点、葛守礼、孙慎行、魏裔介、金之俊、魏象枢、孙奇逢、万维岳、明珠、图海、王崇简、麻尔图、常书、孙在丰、高士奇、王弘祚、孙廷铨、范文程、王士禎、朱彝尊、徐乾学、宋琬、曹贞吉、叶方蔼、赵作舟、计东、吴兆騫、刘体仁等阁员大臣、文坛巨子之事，多信而有徵，对研究其人生平有参考价值，有些内容可补史书之缺。如卷一第十一叶记：“武官向无丁忧例，有之自四川夔州副将孙斌始。康熙乙丑四川提督何傅疏言：窃惟议礼制度，圣王御世之大权；地义天经，人子立身之大本。养生莫如送死，教孝所以作忠。通丧制礼，既无贵与贱之殊；沿例宅忧，乃有文与武之别。俱属毛而离里，忍绝裾以灭亲。豺獭尚有一祭之知，介冑岂无三年之爱？臣久失怙恃，见素鞵而兴怀；恭际体明，沥丹心而上请。

实天下万世之公义，非孙斌一人之私情。伏恳特渥纶音，定武职三年通丧之例，垂光史册。疏上，得谕旨著为定例。”此事关乎典章制度，是封建社会忠孝思想在典制方面的落实。考《中国历史大事编年》清近代卷，康熙二十四年不载其事。戴逸等《清通鉴》^③卷四十二，清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十二月初一日虽载其事，但不无异同：“四川提督何傅疏请武官应行丁忧。以孝乃治天下之本，且武官久任非善事，昔唐朝藩镇骄蹇跋扈，皆由久典兵权之故。若丁忧之例既定，自不致久任。命九卿议奏。旋九卿仍以两议上闻。康熙帝谕曰：武职久典兵权，原非良法。前令提镇陛见，亦此意耳。若岩疆要地当需才之日，何妨临时酌定。况丁忧有关孝道，文武有何分别？著再画一具奏。翌年二月定文武官一体丁忧守制。”^③

二

介祉出身达官家庭，又居京师，一时交往多为胜流，所以，《随园闻见录》记有王士禛亲为其说之语，《随园诗集》冠有朱彝尊赠诗二首。介祉进京时，曾将自己所刻《十家宫词》版片交于朱彝尊，二人过从之密，足见一斑。与名人的往来，为作者后来撰写《随园闻见录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，保证了记事内容的真实性。如卷二第八叶所记户部侍郎石申之女恪妃膺选入宫一事，乃是听石申之子石幾亲口所说。卷一第七叶所记兵部左侍郎杨雍建，乃其父兆龙乙未（顺治十二年）所取士。故其所记，各有来历。笔者曾将该书卷二第十五叶所记康熙九年万维岳会试，仪制主事为颜光敏事，核之光敏之子颜肇维《颜修来先生年谱》，二者完全相合。另外，介祉家富藏书，《楹书隅录》所著宋版《东莱博议》钤印“燕越胡茨村藏书”者，即其庋藏之一。其他见于藏家著录的尚复不少，如《经籍访古志》卷三著录黄丕烈传抄本《安南志略》黄氏手跋，略云“是书原本为胡茨村藏书，余所藏他书亦有胡茨村印记，必好书之人矣。顷友人携徐昂发诸抄本（此处《藏书纪事诗》作‘顷友

人携徐昂发诗’），中有《题胡茨村画像》二首，急录之以著其人之时代，并识茨村果好书者云。‘金泥小字刻牙签，连屋书囊当画鞵。尽日细翻黄白本，始知闲味十分甜。’‘银鱼焚却几经春，种竹开池寄此身。窗外碧云高百尺，此君清态最宜人。’前一首可见校书之勤，后一首可想闲居之乐。令人企慕无已。惜姓名罕传于世，赖所藏书及赠诗人以见之”。

介祉不仅藏书，而且校书、刻书，今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所藏清康熙二十八年本《十家宫词》十二卷，即为介祉贞曜堂刻。既为校刊，必有异本，既富藏弃，或多秘笈，我曾就其所录苏东坡、欧阳修诸事，证之《宋人轶事汇编》，其中多有不见于《汇编》所采各书者。又如，元朝以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中土，对汉人进行野蛮残杀，或将其掳为奴隶。元徐大焯《烬余录》乙编记兀术陷苏州，有“小儿十岁以下，男子四十以上及四十以下不任肩负与识字者，妇女三十以上及三十以下向未裹足与已生产者，尽戮无遗”之语，而本书复有一组反映当时妇女被掳的诗作：“交交桑扈，交交桑扈，桑满墙阴三月暮。去年蚕时处深闺，今年蚕时涉远路。路旁忽闻人采桑，恨不相与携倾筐。一身不蚕甘冻死，只忆儿女无衣裳。不如归去，不如归去，家在浙江东畔住。离家一程远一程，饮食不同言语异。今之眷聚皆寇仇，开日强笑心怀忧。家乡欲归归未得，不如狐死犹首丘。泥滑滑，泥滑滑，脱了绣鞵脱罗袜。前营上马乍起身，后队搭驼即催发。行来数里日已低，北望燕京在天末。朝来传令更可怪，落后行迟都砍杀。鹁鸪鸪，鹁鸪鸪，帐房遍野常前呼。阿姊含羞对阿妹，大嫂挥涕看小姑。一家不幸俱被掳，犹幸同处为妻孥。愿言相怜莫相妒，这个不是亲丈夫。”^④其描写乱离之苦，真是不堪卒读。此可与徐氏记载互相映衬，共同构成一幅充满血腥、残无人道的元代社会生活画卷。书中此类作品并非个别，如该书卷二第一、二叶载元梁栋《四禽言词》，也是叙写乱离之作。词曰：“不如归去，锦官宫殿迷烟树。天津桥畔叫一声，叫破中原无住处。不如归去，脱

却布裤，贫家能有几尺布。寒机织尽无得裁，可人不来廉叔度。脱却布裤提葫芦，近来酒贱频频沽。众人皆醉我亦醉，湘江唤起醒三闾。提葫芦，行不得也哥哥。湖南湖北意意多，九疑山前叫虞舜。奈此乾坤无路何，行不得也哥哥。”由此不难窥见汉人遭受何等残酷的虐待和压迫。与此相反，蒙古贵族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，此书卷二第十六叶记“元淑妃龙瑞娇帝眷最厚，所赐币帛无算。乃开市于左掖门，令中官掌之，四方商贾争相货买，岁得银数万，时呼为‘绣市’，又号‘丽色多春之市’。”这无疑为研究元代社会历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。

再如，关于史可法之死，史籍记载，不尽一致。有《扬州十日记》、《明史》本传等。而《随园闻见录》卷一第十三叶记有此事，云：“江南吴江吴兆騫汉槎自关外入京师，有驻防安将军语之曰：‘我昔从王师下江南，破扬州日，正在军中，亲见城破时，一官人戴巾衣氅，骑一驴，诣营前，自云：我史阁部也。王令之坐，劝其降，以洪承畴为比。史摇首云：我此来只办一死，但要死得明白耳，他非所知也。王复宛转百方劝谕，终不肯从，乃从容就死。此我目睹者。闻上谕纂修《明史》，可语史馆诸君，好为纪载。’似此孤忠，不可泯没，庶几风示后人也。史公殉难之事，传闻异辞，得此可破群疑矣。”

以上记载说明：第一，史可法并未被俘，而且富贵不能动其心；第二，其死在清初已多传闻，作者坚信目击者此说之真实性；第三，至少又多了一条关于史可法死事的记载。

三

此书内容十分丰富，如卷四第二十叶记：广东香山嶼皆西洋人贸易者居之，嶼之山顶有寺，内多番僧，一僧领其教，嶼众归服，其俗，婿皆赘于妻家，尽得其产，子不敢问，子赘他家亦然，每人家婚配必先令女子入寺，礼僧留住宿始归，方成夫妇，夫家绝不为怪。亦

异俗也。又卷二第三叶记京师宣武门内双塔，谓乃安禄山、史思明所建，元乃贤易之。有诗云“安史开元日，于金构塔基。”为《帝京景物略》所未载。再如卷四第八至九叶记明万历中景德镇烧制五彩瓷龙床之经过，为陶瓷烧制工艺史上珍贵史料，所反映的朝廷奢侈，官民不满，更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。记云：江西景德镇官窑烧造大内所用器具。明万历中命烧五彩瓷龙床一，颁式勒成。凡三启窑，费数千金，皆不就，人户困累殊甚。有一工自言能造，鸠财作壤，薪炽火然。工日登窑项，以视其候。至数日，火忽变色，众惊惧，归怨于工。工度不就，累民无已，辄从室窰翻身而下，势若飞鸟，光生五色。启视，床已成矣。镂彩绚烂，鬼工独绝。床枕为两大龙盘结，中一珠，色如牟尼，光芒不定。时监督府倅叹曰：以此上进，更有苛索，奈何？命剗其珠，以难成申报中丞，竟获免造。土人遂祀工为窑神，闻瓷床尚存官库。

书中关于名胜古迹的记载占有一定比例，所记足为探讨胜迹沿革提供参考。如山东济南历下七十二名泉，每个时期所指、叫法不尽相同，元于钦《齐乘》尝据金人《名泉碑》列出早期的七十二名泉，明清又有变化，现经专家普查，重新确立了新的七十二名泉。本书卷一第九叶详细记录了各泉名称，为考察济南七十二名泉的演变情况提供了历史资料。卷四第六叶记康熙甲子，上东巡至济南，临幸趵突泉，御书“激湍”二大字留泉上，其扈从诸臣各有一额，大学士明珠曰“泺澜”，吏部尚书伊桑阿曰“溅雪”，礼部尚书介山曰“洄瀑”，内阁学士麻尔图曰“漱玉”，掌院学士常书曰“飞泉”，掌院学士孙在丰曰“飞涛”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觉罗孙果曰“扬清”，翰林侍讲学士高士奇曰“珠渊”。此为有“天下第一泉”之称的“趵突泉”佳话。

书中还有为数可观的书法、艺文资料可采，如卷二第五叶载，“枣强宋师祁，工楷法章草，兼精篆隶，右手以疾废，遂改左手握笔，其工如右”。宋师祁其人，不见于李国钧主编《中华书法篆刻

大辞典》。又如卷四第四叶记“江西丰城邓子龙,字武桥,隆、万间名将也,援朝鲜歿于阵中。平生能书,喜吟咏,所著有《横戈集》,世知者尠。其《万松岭风雨催军》一作,气概雄浑可诵,诗云‘应怜西事悬民瘼,长呼铁甲灯前著。三程两程昼夜行,千山万山风雨恶。不妨鼓角地中来,自有将军天上落。百战烽尘社稷安,一怒乾坤星斗错。归来烹象饮天河,何代英雄无卫霍。’”考《横戈集》止一卷,稿本未刊,仅国家图书馆藏有清抄本,后有附录一卷,未知是否即胡氏所抄。

《闻见录》除具有同类书籍所有的增广见闻特点外,还可弥补史家记载之缺失,有多方面的资料可采择,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,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历代轶闻萃编暨明清史料珍籍。

注:

- ①(清)钱仪吉:《清碑传合集》,上海书店,1988年,第122页。
- ②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年,第1044页。
- ③山西人民出版社,2000年,第5册,第1834页。
- ④(元)潘文虎:《四禽言词》,卷一第五、六叶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山东大学图书馆古文献研究所